

陣線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語錄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

373 期 8-3-70

社會主義陣線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不顧民生賣國求榮

評述李光耀集團的局部解除租屋統制法令及其措施

本月廿七日，新加坡僞“律政及國家發展部”“部長”巴克傀儡在所謂“憲報”上宣布實施什麼“局部解除房租統制法令的一九六九年受統制屋宇(特別條款)法令”，並頒布八十英畝的“發展”地區。消息傳開，轟動各方。租屋者和窮人家人人反對或焦慮萬分或感到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他們的胸脯一般難忍。他們說：“這又是一個吃人的東西！”然而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特別是美、日等外國壟斷資本家則眉開眼笑或感到有個發財的珍貴的“禮物”就快要得手似的歡喜。他們說：這是“一明智之政策。”這種情形真是萬家憂憤，幾家歡樂！

為什麼會有“萬家憂憤，幾家歡樂”呢？俗語說得好“無風不起浪”，原來，這個所謂“局部解除房租統制法令的一九六九年受統制屋宇(特別條款)法令”規定舊屋宇業主有權收回產業進行所謂“市區發展計劃”。而所謂“合理的賠償”則是得來的少失掉的大不合理的“賠償”。受這條反動“法令”影響最為深重的是，窮苦的住公寓租戶，他們長期以來受着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本來就一貧如洗，生活艱難；現在又橫遭強硬無理的迫遷，就使得他們面臨居住租金昂貴的“組屋”或碰到地點遠僻，工作困難的苦境，甚至流離失所。而那些中小型商業租戶所受到的影響也頗為嚴重，他們如果要搬遷，生意將下降，倘若繼續在原址營業，則其代價甚高，而且毫無保障，面臨受任意加租或在雙方無租約的情況下，面臨迫遷——即使這種迫遷是最不合理的，租戶也得在一個月內實行搬遷。但是大地主就可以按照他們自私的利益在李光耀集團為他們擡好的法律保護傘之下為所欲為，大發其財；他們將把地皮以頗為可觀的款項出售給美國、日本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家，好讓那些貪得無厭的外國壟

斷資本大肆發展他們在新加坡城市的剝削事業。這樣一來，就完全符合李光耀傀儡集團的什麼“鼓勵私營發展商參加市區發展計劃”的媚外政策了。

那麼，李光耀傀儡集團瘋狂推行所謂“市區發展計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首先，李光耀傀儡集團企圖利用“市區發展計劃”以替他們的依賴性的、不穩的、走下坡的殖民地型經濟打一支強心針，使之產生刺激作用，製造表面的、暫時的對帝國主義大資本家有利的所謂“經濟繁榮”景象，以試圖欺騙人民去支持他們的所謂“經濟政策”。

其次，李光耀傀儡集團還企圖通過所謂“市區發展計劃”，用各種各樣的途徑把新加坡島的地皮一塊又一塊地出賣給外國壟斷資本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壟斷資本家，並在進行這筆骯髒的交易中撈取巨額利益，以飽私囊。

第三，這點也是最為重要的。李光耀傀儡集團企圖利用“市區發展計劃”把新加坡市變為美帝和其

他壟斷資本家的探油中心、工業品分配中心、交通運輸中心，以利於他們瘋狂地、殘酷地掠奪東南亞各國富饒的資源，滿足他們的狼子野心。

這次，李光耀傀儡集團狂熱地推行旨在剝削廣大人民，為壟斷資本家服務的所謂“市區發展計劃”，遭到了人民的多面反對，但是，為什麼李光耀傀儡集團要如此明目張膽地，不顧民情地、強硬地付諸實施呢？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李光耀傀儡集團是企圖通過出賣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去適應和幫助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形形色色的大財團在東南亞的掠奪政策和侵略政策；同時向那些野心家們表白他們的一片忠心。既然，李光耀傀儡集團幫助了帝國主義野心家們，當然，那些帝國主義野心家們也會相應地幫助李光耀傀儡集團，以“穩固”他們的傀儡法西斯統治。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李光耀傀儡集團實行一九六九年“受統制屋宇(特別條款)法令”推動所謂“市區發展計劃”說穿了，就是為了替大地主、壟斷資本家，特別是美、日壟斷資本家進一步殘暴掠奪東南亞資源的吸血“法令”和

(轉入第十二版)

民族解放軍 戰斗消息

〔馬來亞革命之聲報導〕民族解放軍，在反圍剿的鬥爭中，又連續打了漂亮的勝戰。

據初步消息，民族解放軍的一支部隊，在二月里的幾天里，又狠又準地打擊了進攻吉打北部和泰國邊境革命根據地的敵人。第一仗是在二十七日打響的，民族解放軍用機關槍、地雷和手榴彈狠打猛殺、打死打傷一大批敵人，殘敵狼狽逃命。

第二天，敵人在空軍的援助下，又向根據地進犯。這一回，也遭到民族解放軍的沉重打擊，又被民族解放軍打死打傷一批。

不甘失敗的敵人，正在增援部隊，妄圖反撲，但是，他們一定要遭到解放軍更加嚴厲的懲罰。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徹底砸爛馬來官僚資本的掠奪工具

——偽“人民信託局”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道〕偽“人民信託局”，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為了加速發展馬來官僚資本，而最早建立起來的四大機構之一。像偽“聯邦土地發展局”、“儲蓄銀行”和“農產銷售局”一樣，它在名譽上是偽偽政權的國家機構，實際上，却是馬來官僚資本家盜取國家資金，發財致富的一個取道。

他們打着偽馬來族爭取同其他民族在經濟上平衡的幌子，大肆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瘋狂摧殘民族工商業，野蠻迫害和殘酷剝削各族工人和勞動人民。他們貪污作弊、巧取豪奪，在短時間內，搜刮了巨額財富，形成了一個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

偽“人民信託局”成立於一九六五年，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工商業方面。到目前為止，它利用從偽偽政權取得的七千餘萬元撥款，幫助亦官亦商的馬來官僚資本家，設立工商企業。以致他們中間許多人在極短時期內，平地登天成了百萬富翁。

拉扎克、依士邁等大家族不用說，就是次一等的官僚，如霹靂州偽州務大臣阿末沙里、偽州議會議長阿利塞尼，玻璃市州偽州務大臣雪阿末、前巫統秘書長芙蓉英末丁、前偽“農產銷售局”主席漢拉生亞芙蓉英末丁偽“農產銷售局”副主席阿希斯亞西、前檳城偽州議會議長蘇萊曼巴勒斯丁等人，也是通過偽“人民信託局”，劫取大量資金資本，去獨自經營，或者和外國壟斷資本合伙經營各種各樣的企業。

英國、美國、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通過偽“人民信託局”，同馬來官僚資本結合，操縱這些合營企業的大權，對我國的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進行瘋狂掠奪和殘酷剝削。

美國和日本的經濟侵略和滲透，除由各個大壟斷集團直接進行之外，還通過他們操縱的“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之類的國際高利貸機構，以貸款的方式來進行。

擁有三千三百萬元資本的“木材綜合企業公司”，就是這類聯合的一個例子。在這個大型企業里，美國資本通過“世界銀行”，佔有二千萬元股份，其餘的由加拿大和馬來官僚資本攤分。

偽偽政權特地在彭亨珍卡三角地帶，劃出一塊面積達幾萬英畝的木材資源豐富的土地，讓外國壟斷資本掠奪。其他的例子，如資本八千萬元的同日本資本合伙的“肥料造紙公司”，同荷蘭資本合伙的“菲立電視機廠”、同英國資本合伙的“禮里腳車廠”，同日本資本合

伙的“白布廠”，以及同蔣匪叛徒合資的“巴馬格林林農業機械廠”等等，都是偽“人民信託局”，肆無忌憚地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向外國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合伙經營以圖私利的企業。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近年來，在東南亞加緊擴張。在我國，他們也同馬來官僚資本加緊勾結。他們甚至委任偽“人民信託局”為其駐馬來亞半島和北加里曼丹的總代理，以便進一步向我國傾銷商品。為了討好馬來官僚資本，蘇修還準備降低價格，向他們出購的貨物，甚至可以打五十巴仙的折扣。

偽“人民信託局”主席惹化，還專誠到莫斯科同蘇修頭目，進行秘密談判。

除了同外國壟斷資本合伙經營的企業之外，偽“人民信託局”自己也設立了許多企業，光是經營紗籠布的就有“紗籠布有限公司”、“土著紗籠布銷售局”、“沙籠布縫衣廠”等。此外，還有皮革手工藝品廠，木薯加工廠，膠水加工廠、米較、巴士車公司等等。

因為，這些企業同偽偽政權的頭目有着特殊關係，能够享受各種方便條件，所以都替馬來官僚資本賺了很多錢。

馬來官僚資本家盜取國家資金，大肥私囊還不滿足。他們還以種種手段殘酷壓榨馬來族工人和摧殘馬來族中小商業者，例如偽“人民信託局”所辦的巴士車公司，為了打擊德士車，以壟斷載客生意，借口降低票價，使大批德士車車主和司機破產和失業。這些車主和司機很多是馬來同胞。當他們忍無可忍時，馬來官僚資本家除了傲慢地說聲話之外，完全置之不理。

偽“人民信託局”無情地摧殘本民族的中小企業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他們對待丁加奴和吉蘭丹紗籠布臘印業的野蠻態度和卑鄙手法。這兩個州的紗籠布臘印業是馬來族同胞引為自豪，生受民間歡迎的傳統手工業。這些手工業，因為長期遭受英帝的歧視和打擊，以及日本紗籠布大量傾銷的影響。數十年來，處於半身不遂的狀態。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上台以後，這些手工業者，受了所謂“馬來族特權”的反動口號的欺騙，對偽偽政權產生了幻想，以為有了靠山，從此，可以順

利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了。

可是，哪里知道，萬惡的馬來官僚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不顧他人死活，對民間紗籠布臘印業，偽偽政權不但絲毫不加照顧，反而比英帝更加兇狠地百般刁難，大肆摧殘，定要把他們至於死地，而后快。

“丁加奴紗籠布臘印業同工業會”，代表被壓迫的手工業者，向偽“人民信託局”提出嚴重抗議。但是，偽偽頭目的回答不僅連一句虛偽的諾言也沒有，而且加以惡毒的報復。身兼多職的偽“人民信託局”主席惹化，是《馬來使者報》(UTUSAN MELAYU)的董事，他示意這家反動透頂的報紙，向紗籠布臘印手工業者，進行攻擊。這家報紙以官老爺的口氣，發表一篇社論說：“我們對丁加奴紗籠布臘印業很不滿，雖然，這些企業已經經營了幾十年，但從來沒有下決心，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甚至還唱高調說：“丁加奴和吉蘭丹的紗籠布臘印廠等，有些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但不幸的是他們從來不考慮，如何利用現代技術或以適應時代要求的方式來改善他們的企業。”

這些手工業者，由於遭受偽偽政權的摧殘，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憂慮不安，這是很自然的。可是，這個反動報的社論，却辱罵他們說：“這種憂慮不安，是愚蠢的。”

事情十分明顯，馬來官僚資本是在製造反動輿論，準備消滅這些民族手工業，以便自己壟斷整個紗籠布臘印業。

據《時代使者報》(UTUSA NJAMAN)透露：偽“人民信託局”所創辦的工商企業，能賺大錢的時候，都要贈送給馬來官僚資本家，讓他們當作私人企業來經營。

這完全是模仿日本封建皇朝，幫助封建貴族殘酷剝削日本勞動人民，使他們變成大壟斷資本家的作法。然而，偽偽政權還嫌偽“人民信託局”，現在這一套發展馬來官僚資本的辦法，進展太慢。因而，最近決定把偽“人民信託局”管轄下的一切工商企業，移交給一個新的壟斷性更顯著的機構接管，這就是擁有資本五千萬元的“民族股份有限公司”。它將按照日本大財團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反動經驗，對我國勞動人民進行空前殘酷的掠奪，以便更迅速地發展馬來官僚資本。

(轉入第九版)

爲何要廢除陪審團制度？

火點

李光耀傀儡集團在他們的一黨專政的偽“新加坡共和國國會”通過了“刑事修正法案”，廢除了陪審員制度。以後，所有的重大案件，在法庭上，被告將由兩個“法官”，而不再是是由一個“法官”和一個陪審團進行審訊。只要兩個“法官”一致同意被告是有罪的，他們就可以以下判詞。

根據偽律政部與國家發展部“部長”說，廢除陪審團制度已被證明是沒有問題的了。他說有些陪審員因為不能很好地理解英語，故無法依隨“法庭”的審訊過程，而有些則是太過苛求。他進一步說，他將不允許“法律”的“公正”在一部分陪審員的苛求態度和無知情況下被破壞。

十分可恨的事實却是，當死刑這種極刑在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已被廢除的當兒，李光耀傀儡集團竟在星島努力簡化判決死刑的程序。這正是李光耀的法西斯和殘暴本質的最大暴露。

大衛·馬紹爾先生是一個有名的律師和前“首府部長”，他在富樂登廣

場的一個午餐公衆大會上（注意：社陣作為一個反對黨，却不被允許在公衆場所召開群衆大會，當然更不用說是在富樂登廣場這樣的一個市中心的地方舉行大會了）指出李光耀傀儡集團早在一九五九年，已開始在逐步進行廢除陪審團制度的安排，他追問說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答案是很簡單的，李光耀傀儡集團已越來越傲慢、殘暴和不能容忍人民對他們的指責和反對，因此，在鎮壓人民方面便只得採用了越來越法西斯化的手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李光耀傀儡集團決定推行其所謂“城市清潔運動”時，誰若不小心掉下一根香煙頭或一張廢紙，他將會被控上“法庭”，判以很重的罰款。歷史也告訴我們，當英國的一星大教授（他全力支持在馬來亞的新殖民主義政策）說錯了話，他的書就算已在星島的書店出售，但也被馬上禁止了。

但是，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法西斯當局逐步加強對人民的鎮壓，而人民的反抗鬥爭將會相反地更加增長。李光耀傀儡集團其實也和其他一切的反動派一樣，不過是一只紙老虎吧了。他們對人民不斷增長的反抗鬥爭也是怕得要死，因此不得不越來越需要動用軍警來鎮壓人民。他們自己製造了“法律”和僱用了“法官”，但還是放心不下，還是害怕人民的反對力量一天天地强大起來，故此他們幻想在需要時，使用其最後武器——死刑來對付他們的政治對手。這一來，無形中陪審團有時就會成了一種障礙，因而他們必須設法廢除它，使他們的最後武器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一旦陪審團被廢除，李光耀傀儡集團便可以全權控制那些敢於破壞殖民地“法律”及敢於向他們及其主子進行鬥爭的人士的生殺大權。

這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陰謀詭計。這就是他

們為什麼會不顧廣大社會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專家”們的反對，要強行廢除陪審團制度的真正原因。什麼陪審員的苛求態度和無知等借口，其實是一點也站不住腳的。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最黑暗的恐怖統治往往是在暴君僱佣的“法官”的名義下進行的。希特勒正是曾經用他自己的“法官”來殺害其政治敵手。退一步來說，如果不通英語作為廢除陪審團制度的借口成立的話，那也只能暴露李光耀傀儡集團所吹噓的所謂“多元種族語言政策”是騙人的了其實，在“法庭”上雖然是有了翻譯員，但是很多被控告的人是不完全知道“法庭”訴頌的過程的，他們也不會完全明白自己被控的“法律根據”和條文的。那麼，這種對一些不熟悉英語，又不懂英語的人，用英語來審訊他們，到底又有什麼所謂的“法律公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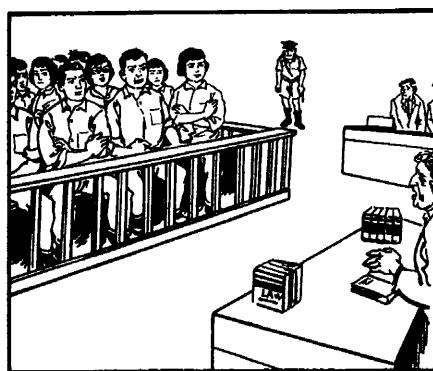
自從廢除陪審團制度的法案提出後，有許多人在討論所謂的“法律公正”必須被看到的問題。但這當然是多餘的，其實整個現有的“法律”也就是英殖民地“法律”的一部分，而陪審團制度不過是用來騙人民的表面部分，其存在與否其實並不是“法律”內在的真正問題。

在一個殖民地國家或一個新殖民主義國家，所謂“法律”，不過是殖民地統治系統和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物吧了。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護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利益，是不能也決不會照顧廣大的人民群衆的利益的。它是被制定下來束縛和鎮壓人民的反抗的工具，把人民的手腳縛起來。在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所謂“法律”，其實都是英帝制定下來的不合理的東西。舉例來說，“內部安全法令”、“僱佣法令”和所謂“國民服役法令”等等，它們都是用來對付那些敢於反帝和反法西斯統治的愛國志士、工人和青年的。它們都試圖使人相信所謂“審訊”，是通過固定的“法律條文”和以“公正無私”的程序進行的。但是這都是騙人的東西。整個“刑事法案”，只能賦予殖民統治者及其走狗完全的自由來迫害人民而已。陪審團制度是想讓人們幻想着馬來亞還有所謂的“公正無私”的“法庭”吧了。

我們要怎樣才能使馬來亞有真正的公正的法律制度呢？

如果有真正公正的法律，那一切不合理的殖民地“法律”就必須徹底廢棄，所有殖民統治者用以鎮壓和剝削馬來亞人民的“法律”就必須推翻。只有被廣大的人民群衆支持的真正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我們馬來亞人民真正公正無私的法律制度。

這也就是說，我們馬來亞人民必須團結起來，開展堅決的鬥爭來推翻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在新的人民的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共和國建立起來後，我們才會擁真正的公正無私的法律。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士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壓倒敵人 取得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部隊通訊〕一九六九年，民族解放軍第八支隊的戰士們，在激烈的反“圍剿”戰鬥中，打了不少勝戰。隊伍壯大了，工作發展了，隨着根據地和游擊區的鞏固和擴大，敵人的進攻也就瘋狂起來。這可以說是，人民武裝鬥爭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戰士們常常這樣說：“在惡劣的環境中，我們勝利前進！”

就這樣，我們一個小隊的同志，以戰鬥的姿態出發去執行一項緊急的任務了。他們早早吃了飯，憑着黎明的亮光，邁開大步向靠近農村的芭邊走去。由於時間緊，他們千勁十足地趕路前進，比原訂計劃提早二個小時，在下午三點多就趕到了一個矮青芭里的休息站的附近。急行軍了大半天，天氣又熱，雖然大家肚餓口渴，心情却十分愉快，因為到達了休息站，燒水煮飯，吃飽解渴之後，就可以繼續前進，按照原訂計劃去執行緊急的，也是光榮的任務了。

可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却是另外的一種情況。

休息站是我們同志在進行工作的路途中，休息或過夜的地方，每當離開的時候，都打掃偽裝一番。不過，用久了不免會留下這樣那樣的痕跡。

現在，敵人就發現了痕跡，時間又快到“二·一”建軍節了，估計到我們小隊的同志，會出去農村活動，就動用一個排的兵力，在那裡埋伏。他們布置好了嚴密的火力網，佔領了唯一可以利用的區域，幾個白蟻墩。

熱帶的矮青芭，不但小樹雜草長得又濃又密，鑽也鑽不過去，而且生滿多刺的藤蔓，層層纏繞，不容易跳躍散開。不但如此，敵人還穿上群衆的衣服，埋伏在狹長小路的轉彎角，這樣，遠了就看不見，等到看見已經近在十碼之內，不但進入了最險惡的地帶，而且，到了最危機的時刻了。在這樣的地帶，在這樣的時刻，只要你在判斷是不是敵人的問題上，有一分半秒的遲疑，就會失掉殲敵開槍的時機，可能造成或多或少的損失。敵人這樣周密的設置埋伏，不用說，是爲了想要一網打盡我們的同志。情況真是十分危急。

我們的隊伍，懷着即將到達目的的愉快心情，在行進着。這是一支主要是由新戰士和女戰士組成的十多個人的小隊伍，由幾個老戰士帶領着。我們的老戰士是高舉武裝鬥爭偉大紅旗的一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的出色的戰士。他們是從長期的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中鍛鍊出來的

加猛烈的火力，向敵人狠狠一掃，就把敵人的主力，也壓下去了。

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同志們跟偉大導師毛主席的英明教導，“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弱”。領會得更加深刻，也更加具體，一打起仗來，就變爲自己的行動了。

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同志們對僱佣兵的脾氣，已經摸得很熟了，僱佣兵就是欺軟怕硬。如果你有一點示弱，他就氣焰囂張，不可一世；如果你臨危不懼，猛打猛殺，他就怕得要死，丑態百出，一點也不像戰場上打戰的貨色。

這一仗，同別的戰鬥比較起來，本來是最難打的。但是，同志們照毛主席的親切指示辦事：“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就是這種最難的戰，打起來也是威風凜凜，打得這樣出色、這樣漂亮。

戰鬥還持續着從敵人乒乓的槍聲，從轟轟的手榴彈聲聽來，打得還算是激烈的。其實，這是敵人的最後掙扎，目的是等待逃命的時刻，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罷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顆流彈打在我們尖兵組長的腿上。他受傷了，戰鬥緊張，連旁邊的同志也沒有發現。他頑強地忍受着劇痛，一聲不響地堅持作戰，一直打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殺傷了又一批敵人，剩下的殘敵，都鬼哭神號，向後逃竄了。敵人已被徹底壓倒了，我們贏取了戰場的主動權，隊伍安全撤退的有利時機到了，指揮員下令撤退，尖兵組長忍着傷痛，且戰且退，安全地撤出了火線。這時候，戰友們才發覺他受了傷，爲他包紮傷口，問他爲什麼不早說，他只簡單地回答：“戰鬥還在進行着，要爭取勝利，輕傷不下火線”。我們的同志，就是這樣的同志。他們只知戰鬥的勝利，不知個人的安危。這一場最難打的戰，是打好了，打勝了，一共打死打傷了八個敵人。但是，新的困難又擺在隊伍的前面。天色已經黑暗了，敵人這樣的軍事行動，必然還有別路的埋伏，走了一天，打了一戰，大家都飢餓、疲勞，傷員也沒有藥用。怎麼辦？把傷員先連夜抬回部隊去。大家異口同聲說。抬傷員也不簡單，抬架要輪流扛，矮青芭又路狹，十分難走。同時，路上可能碰到敵人，要重新組織尖兵組，調整隊伍的戰鬥力，擺在面前的困難確實不小呀。

(轉入第九版)



“炮竹慘案”罪由誰負？

———一羣建築工友

農曆正月十五，是元宵佳節，幾乎家家戶戶都燃放炮竹，以示慶祝。幾十年來都是如此，但是，誰能料到慶祝佳節的炮竹竟然變成炸死人、燒燬屋的驚人“炸彈”！造成火患約三十三宗多間屋宇燒成灰燼，許多人無家可歸，財物損失不可勝數。更加令人談炮色變，毛骨悚然的是，人們手中的炮竹，竹枝上的炮竹隆隆震響，就像流彈，胡亂飛馳，炸傷了近百人，其中六名不幸死亡，釀成駭人聽聞的“炮竹慘案”。

我們一群建築工人對於“炮竹慘案”所造成的財產損失、人命傷亡無不感到痛惜。我們對於李光耀傀儡政權限制中國炮竹入口，發展假“國貨”傷害人命，深表憤慨！

人們要問：為什麼會造成毀財殺人的“炮竹慘案”呢？

什麼樹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炮竹慘案”發生後，初時，李光耀傀儡政權不作聲響，企

圖逃避公眾的指責。但是，事情越來越嚴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李光耀傀儡集團才不得不跳出來講話了。李光耀傀儡針對“炮竹慘案”發表演說時說什麼“人民必須改變不負責任亂放鞭炮的習慣”。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明明是一種企圖推卸責任，歸咎人民的一種手段。李光耀傀儡又裝模作樣地說什麼他感到“十分哀傷，十分憤怒”。我們要告訴殺人成性的李光耀傀儡：你們不要在那里鯁魚流淚假慈悲。你們的所謂“憤怒”是什麼意思呢？這顯然是對人民的所謂“亂放炮竹”感到“憤怒”而不是對你們的所謂“裕廊工業”的假“國貨”感到“憤怒”。

讓我們引証死難者家屬和群衆的講話來揭破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連篇鬼話，粉碎他們推卸責任的陰謀。

死者之一譚錦安的父親譚榮錦說：十多年來，每逢元宵佳節，他們都燃放來自中國的炮竹，不想這次改用其他炮竹竟告發生慘案。受

難的季丹青之母親彭燕芳說在燃放一串鞭炮時，該串鞭炮竟莫名其妙地發生爆炸。死者林瑞頓之弟也說：燃放了廿多包炮竹之後，丟出一包之時，其中幾粒脫群反彈，落在晒台上正待燃放的炮竹上，瞬息間，火勢熊熊，待火滅後，其兄已面目全非。許多群衆反映：差不多都是經已着火的炮竹，不知何故，奇怪地躍進或竄進炮竹堆里，引發了突如其来的大爆炸或當場炸傷或想要撲滅火勢而灼傷致死。

事情很明顯，人民是依照傳統慣例、傳統的方法燃放炮竹，而不是什麼“亂放炮竹”。從死難者或受傷者的講述中，我們認為這種本地製造的炮竹本身大有問題，是燒人毀屋的東西。

根據我們的了解，這種本地製造的燒人毀屋的炮竹確實是一種惡性炮竹：

(一)製造炮竹的炸藥是劣等貨色。

(二)導火線差，會產生即燃即爆的危險。

(三)炮竹紅紙不良，極易引起燃燒。

凹燃放時常作毫不規則地爆炸，因此，當炮竹爆炸時，胡亂飛牛，到處燃燒。

綜觀上述，我們不難明白，這種本地製造的炮竹簡直就像炸彈，害人不淺。什麼“人民亂放炮竹”都是嫁禍於人的胡說八道。李光耀傀儡集團必須對“炮竹慘案”負一定的責任。因為反動派禁限中國便宜、優良的炮竹入口，迫使人民不得不購買這種昂貴的惡性的炮竹。

華營戰友：

我們全力支持你們

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蓄謀製造“五·一三”民族屠殺，並對我國各族人民施行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我國各族人民遭受越來越殘暴的血腥鎮壓。在這黑暗的日子里，長期受監禁於各個扣留營內的愛國者，遭到拉赫曼、拉扎克集團變本加厲的迫害。

十一月廿八日，十五名麻營戰友，被無理強迫調去華營，並把其中的十名反右戰友放入B座，隨即於七月廿日無端藉故宣布“處罰”。華營B、C（女）座全體政治拘留者左派三個月不得與外界通訊，不得接受探獄及閱報等；十月三日，又再無理地宣布“處罰”延長三個月，並且這次連打球等健身運動也被禁止，而且把這種處罰擴大到A、B、C座全體政治扣留者。

面對着傀儡集團的各項迫害行徑，華營政治拘留者進行了勇敢的反迫害鬥爭。其中B、C（女）座左派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他們堅持了長期不屈的鬥爭，鬥爭至今仍在進行中。他們在營內高唱毛澤東語錄及革命歌曲；喊口號，貼標語、放出寫有標語口號的風箏及射出寫有聲明等文字的紙箭。十一月廿八日深夜，傀儡反動集團派出大批鎮暴隊進入B座，野蠻毆打在堅持反迫害鬥爭的戰友，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面對傀儡集團的血腥鎮壓暴行，

全體華營政治拘留者左派自十一月廿九日開始，展開了連續一星期的絕食抗議鬥爭……早在十一月一日

，霹、雪兩州政治扣留者家屬數十人集體到華營要求會見被迫害的親人，傀儡反動當局動用軍警加以驅散……。

華營政治扣留者對傀儡反動派的迫害進行的勇敢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義的，對於這場正義鬥爭，我們太平政治隔離營政治扣留者左派表示全力支持，並在十二月十一日罷食一天以為聲援。我們警告，如果傀儡反動當局不圓滿解決華營戰友的要求，反而鎮壓鬥爭的話，我們必將採取進一步的相應行動，屆時產生任何嚴重後果，你們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目前傀儡反動集團經進一步地迫害華營戰友，戰友們被強迫二個人縮居在先前即使一個人住也嫌太小的房子里，在肉體、精神上進一步迫害我們的戰友們。我們在此呼吁同胞們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現在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烈

火在我國北部熊熊燃燒，並且日益擴大。最近，民族解放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勝利，大長人民的志氣，大減敵人的威風。全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響應馬來亞共產黨的號召，把仇恨化為行動，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你們的鬥爭尤其對華營政治扣留者最有力的支援。反動派迫害政治扣留者的可恥行徑必將遭到失敗！行動起來，發動持久猛烈的進攻，打倒拉赫曼、拉扎克傀儡政權和李光耀傀儡反動政權，為建立一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

太平政治隔離營

政治扣留者左派啓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毛主席著作選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毛泽东

(續上期)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干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衆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t)固然是爲渾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衆了。群衆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衆的。黨的六次大會^(v)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衆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衆。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爲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爲也是錯誤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覆：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衆。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爲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衆，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爲：1. 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

來歷不同。2. 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3. 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4. 惡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鬥，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範圍的群衆，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干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干的閩西政權^(u)，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于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裏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衆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t)，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衆。’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衆，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于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爲分兵的目的，是爲了更能爭取群衆，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

那樣，則不如不分爲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爲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待續)

注釋

(t)指反革命勢力對付人民的革命力量採用血腥屠殺的手段。

(v)“黨的六次大會”，即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指出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性質仍舊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指出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所以當時的革命總路線是爭取群衆。六次大會清算了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右的投降主義，也批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在黨內發生的“左”的盲動主義。參看本書第三卷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u)一九二九年，紅軍自井岡山東征福建，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在福建西部的龍岩、永定、上杭等縣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權。

(t)“固定區域的割據”，指工農紅軍建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剪紙





(9)

1970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橫掃一切走狗文人

——為亞非作家常設局機關刊物“號召”而作

編輯部

馬來亞（包括星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自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割裂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和國”，分立拉赫曼、拉扎克傀儡政權和李光耀傀儡政權，各以“獨立國”的地位參加“聯合國”，在國際上充當美英帝、蘇修的僕從和帮兇；在國內掛着“議會民主”的招牌而强行法西斯軍事獨裁。

面對美英帝、蘇修及其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殘暴壓迫和剝削，馬來亞各族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民主革命鬥爭的浪潮，推展正確群衆鬥爭路綫，堅決抵制僞“議會民主”，向帝修反展開持久的、猛烈的進攻；而北馬人民武裝的迅猛壯大和發展，更有力地動搖着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這便是馬來亞（包括星島）當前的客觀實際情況。

當代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毛主席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馬來亞文藝界的實際情形正是這樣：一方面是爲美英帝、蘇修及其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效犬馬之勞的反動文藝的大肆活動，一方面是爲民族民主革命服務的革命文藝的蓬勃發展，兩者之間進行着針鋒相對的生死鬥爭。而革命文藝在國際國內革命鬥爭浪潮的激發下，突破反動派的壓制和“圍剿”，以堅強的步伐朝着勝利的道路發展。

文藝是應環境而生、隨政治而變的。自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奉其美英帝主子之命成立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和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之後，走狗文人即把馬來亞文藝的完整概念分割爲“馬來西亞文藝”和“新加坡文藝”，簡稱“馬、新文藝”或“新、馬文藝”。隸屬於“新加坡文藝”的反動作家、走狗文人和帮閒派較著名的有：鍾祺、趙戎（趙心）、苗秀、李星可、李汝淋（李廷輝）、李廷輝、陳群（嚴冬）、郭寶琨等；其代表刊物主要的有“新社文藝”、“新詩月報”（已停刊）、“新生代”（民報副刊），“新加坡月刊”（綜合）、“電視與廣播”（綜合）、“新青年報”（綜合）、“獅島青年”（綜合），“南洋教育”（綜合）等；其代表刊物主要的是“蕉風”、“學生週報”（綜合），“社報”（綜合）。

）。而南洋商報、中國報、新明日報、通報等資產階級黃色報紙的副刊，都是反動作家、走狗文人、帮閒派的溫床。

走狗文人是黑暗社會的附着物，它們是爲帝修反所豢養的精神創子手，是反動文化軍隊的馬前卒；它們對人民革命事業——特別是革命文化的破壞力，是不下於其操生殺之權的帝修反主子的。走狗文人可以分爲公開的和祕密的兩大類：公開的較廣泛，除了反動政權的黨棍和文官外，一切甘心爲反動政權歌功頌德的帮閒派都屬於這一類；祕密的則是反動文化中的探卒，其職責是滲透各種進步文化團體，專幹出賣進步知識青年和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勾當。不過，走狗文人雖有公開和祕密之別，但有其共同的特性：善於僞裝、變化無常；假公理正義之名，行損人利己之實。它們的“天職”更是造謠誣餓、含血噴人，破壞革命文化和一切正義力量。中國偉大的革命作家魯迅論叭兒狗有云：“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見“坟”：“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這是魯迅指盤踞當時中國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高等反動文人、學閥陳源（西溼）、楊蔭榆、章士釧等輩而言，其實這正是一般走狗文人的僞裝的具體寫照。

說到走狗文人的善於僞裝、變化無常，這裏舉出幾個實例。“新社文藝”及“新詩月報”的編委鍾祺，本是李光耀集團的文特，在南洋大學和義安學院唸書時專門與進步學生對立，搞反革命活動；另方面又以“現實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詩論家”的姿態和殭尸文藝——現代派論爭，儼然是一個維護現實主義文學的正派文人，實則其詩作和詩論都是僞現實主義的黑貨色。甘心爲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歌功頌德的自然主義小說家苗秀，也很喜歡冒充現實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曾與苗秀狼狽爲奸的流氓作家趙戎，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馬來亞假獨立後他即開始大寫其“愛國主義的馬華文學論”；自僞“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便又改稱爲“新加坡愛國主義文學”，主子變則變，易地則皆然。“小罵大帮忙”的李星可，常以“西方自由

民主”的立場大寫其“小罵大幫忙”的“社論”，替李光耀及其僞部長做傳聲筒；一方面又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什麼“不以存亡易心”的“硬骨頭哲學”，譏嘲馬來亞文化界患了“軟骨病”，大罵左派青年犯了“幼稚病”，以掩飾其僞閒幫忙的本質。郭寶琨本是反動、黃色電視台的導播員，是一個職業帮閒，但他一面又掛着“表演藝術學院”的招牌，大搞其僞進步藝術活動，如舉行“魯迅紀念晚會”，或在籌備公演時拋出激烈的節目，而臨正式演出前夕又變卦，說原定節目被當局弔消，如此接二連三地大事宣傳，到演出時則不過是幾個拙劣的僞現實主義的節目而已。

“蕉風”前任主編、黃色作家黃崖，是一個親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年來他以“獨立人士”的身份活躍於馬來亞文藝界，先後推動成立“南馬文藝研究會”和“北馬文藝研究會”，並四處主持召開“文藝座談會”和“文藝研習會”等，騙取了不少不明其背景的民主文化人士和青年文藝愛好者。“社報”的出版人兼主編張冰子，也是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文化特務，他以“教育家”和文化人爲幌子，常在其任職學校借爲學校籌募基金之名，利用無知學生四出售賣“社報”。像黃張兩個，可以說是特殊的文化走狗。在祕密的走狗文人中，最容易蒙混人們的是僞裝進步文藝工作者或革命者而滲透左翼團體的文奸。曾潛入星島進步學生界和進步文化團體的黎岩，在被暴露之前也是打着“左”的旗號，暗地里幹着破壞進步刊物和出賣進步青年的勾當。

走狗文人的本性又是自私自利的，爲了爭名奪利，它們往往不惜勾心鬥角，互相排擠和傾軋，狗咬狗的事件，在馬來亞文藝界時有所聞。如行動黨的首要文棍李炯才於一九六八年所推動組織的“新加坡作家協會”，終因發起人爭權奪利而告流產；而李炯才也因行動黨內閣而被李光耀趕到外國去做寓公——任“大使”去了。同年，陳群與李汝淋（新加坡高級師資訓練學院華文主任），大打筆戰，陳指李有關研究中國小說的論文抄襲中國學者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書（按該書在星島被禁止發售，惟大專學校的高級人員才得閱讀），李則斥陳靠罵名作書家起家，兩方氣勢汹洶，真有勢不兩立之概，是一件轟動馬來亞文藝界的丑事。

（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走狗文人與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的走狗文人之間更是矛盾重重，彼此互相輕視和攻訐；甚至星島的一些反動報刊也被禁止運入所謂“馬來西亞”發售。

然而，走狗文人在御用平台上所扮演的角色雖有形形色色，其內部雖矛盾重重，但它們的任務和目標是一致的：一，為反動政權歌功頌德，粉飾黑暗的現實，向人民灌輸反動的“國家意識”，替反動派製造壓迫人民的輿論。二，歪曲革命文藝思潮，誣謗和中傷革命文藝工作者。三，傳播黃色、灰色毒素、奴才思想，以麻痺人民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它們憑借其帝修反主子的勢力無孔不入地控制或打進各種文化宣傳機關和社會團體，通過報章、電影、電台、電視台、劇場、學校……大肆活動，瘋狂叫囂，極盡幫閒幫忙之能事。

上述走狗文人、反動刊物、反動文化機構及其形形色色的大小帮閒等等，有的已被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揪出來批透、批臭，有的還待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一路來，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强大批判武器以及魯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向反動文化陣營展開了積極的、猛烈的、持久的批判和攻擊；而作為革命文藝的主要公開園地的《旗》（陣線報副刊），多年來在這方面負起了它底鬥爭任務，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此外，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也通過左翼文化團體及政黨工團的文化班、文藝組等，不斷地向群衆暴露走狗文人和反動刊物和反動文化團體，如最近被李光耀傀儡政權封閉的康樂音樂研究會、醒華校友會以及先此遭封的許多校友會、學生會等，在這方面盡了很大的使命。

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反動派向來就極端仇視為人民服務的馬來西亞革命文藝；一面動員走狗文人對革命文藝進行瘋狂叫囂和誣謗，極力破壞革命文藝的威信和聲望，一面對革命文藝工作者進行逮捕、拘禁以及限制出版、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並禁止書刊、封閉書店和團體，企圖用黑暗恐怖勢力來摧殘馬來西亞革命文藝陣營。但與反動派的意願相反，革命文藝隊伍不但不會被摧毀，却以堅強的力量，在艱苦曲折的奮鬥中不斷地發展和壯大。反動文化是非正義的、反人民的，而革命文化則是正義的、為人民的；凡是非正義的、反人民的東西，必將被正義的、人民的力量所打倒——這是不以反動派的意志為轉移的辯証底歷史規律。從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勝利，以及今天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得到了最有力的鐵証。

今后，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應該如何反擊反動文化的“圍剿”呢？由於反動派控制和壟斷着各種文化教育機關，而我們的革命文化團體又大半已被封閉，我們惟有團結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通過左翼報刊來批判它們，通過群衆的集會來暴露它們，同時，發動廣大革命干部深入各階層人民之中去揭發它們，這樣，才能使一切走狗文人的丑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法誑騙人民大眾。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要負起這一艱巨的鬥爭任務並戰勝敵人，最根本、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必須掌握好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理論；沒有掌握好毛澤東思想這一強大的批判武器，便不能戰勝文化敵人。而馬來西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馬來西亞“革命之聲”（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成立）在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已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强大組織，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強有力的武器；毫無疑問，“革命之聲”將推動及鼓勵馬來西亞革命文藝工

作者更好地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

馬來西亞革命文藝是世界革命文藝陣營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不但要負起為馬來西亞民族民主解放鬥爭服務的任務，同時還得對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盡一點責任；惟有把我國的革命文化戰綫與國際的革命文化戰綫緊密聯合起來，我們的革命文藝才能獲得最後勝利。今天，隨着國際國內人民民族解放鬥爭浪潮的日益高漲——特別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空前廣泛、深入地佔領哲學、文學底思想領域，馬來西亞革命文藝新軍正與世界革命文藝陣營並肩作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勝利。

全世界革命文藝工作者聯合起來！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沿着偉大導師毛主席所開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航向，橫掃一切走狗文人，學閥及帮閒派，為國際國內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作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綫勝利萬歲！

藝壇漫步之一

文紅兵

最近，李光耀集團接連的逮捕了十多位革命文藝工作者，並追捕多位；還不够，於是就把兩間文藝團體封掉；還不够，於是就四處亂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公函”要蠻橫對付今年的新春革命文藝演出。反動派如此的猖狂，說明他們很强大嗎？不然！要不，他們也就不會這麼的慌慌張張，手忙腳亂，狼狽不堪了。

其實，李光耀集團的文化政策到底是怎麼貨色，明眼的人還會不懂嗎？為了腐化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他們一向都不擇手段地到處販毒，艷午也吧、“成年人電影”也吧、“抒情”的色情歌曲也吧……都大量湧現，還怕不够，連聯絡所也親自來搞，還讓了“部長”或“部長”太太去登台演說，頒獎；可是，却又怕過份暴露，於是就裝模作樣，假惺惺地擡起“反黃”的旗幟，叫人們要“勇猛剛強”；因為他們的“反黃”必竟只是一塊遮羞布，因此，對於真正反黃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他們就必然的咬牙切齒，恨入骨髓了，於是，就似乎理直氣壯地說：“拿出貨色來吧！”好像如果沒有一些“貨色”就不配反黃一樣，而當這一着棋也起不了作用時，他們唯一的一、也是一貫的方法就是，抓人、禁書、封團體……總之，是動用暴力了。

李光耀集團的如此妄作狂為也並不是什麼新花樣，各國的反動派都是一個模樣的。而革命文藝呢？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它必然“仍

在滋長”，“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中國的歷史既然已經證明了魯迅先生的這一論斷的正確性，那麼，今天李光耀集團沿着當年蔣匪邦的脚步走去，不一樣是走向滅亡嗎？

最可笑的是那些反動派的馬前走卒，他們還能說些什麼呢？他們只會站在全副武裝的主子前面仗着主子的勢力，竭斯底里地叫喊：“拿出貨色來”，可是，今天的事實證明了：革命文藝的“貨色”不但有，而且還使他們的主子觸目心驚啦！

更 正

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旗版《馬來西亞革命文藝的新動向》一文有關“走狗文人”一節所列“季延輝”，實為季廷輝之誤；又，革命漫畫《兩頭蛇》——郭寶琨的作者原署毛丹紅，編者引錄時誤為“紅毛丹”，特此致歉。



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必勝！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轉播北京《人民日報》文章〕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馬來亞革命人民和馬來亞民族解放軍，長期地堅持着武裝鬥爭，以革命暴力反擊反革命暴力，堅決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同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在馬來亞的廣闊土地上，打出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勢。

在過去的一年里，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衆，積極開展武裝鬥爭。他們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發揚勇敢戰鬥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馬來亞反動派和泰國反動派的聯合圍剿，取得了節節勝利。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不斷總結自己的鬥爭經驗，運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常常突其不意地襲擊反動軍警，炸毀鐵路橋樑，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他們用自己製造的地雷，大擺地雷陣，伏擊敵人的軍用車隊，打得敵人胆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馬來亞人民革命武裝力量的不斷發展和壯大，沉重地打擊了拉赫

(接第四版)

但是，我們的戰士，是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再大的困難也不在話下。他們在指揮員的帶領下，在老戰士發揚連續戰鬥的光榮傳統，發揮高度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和團結友愛的革命精神的帶動下，這就天大的困難也能够克服了。他們毫不遲疑，由老同志在前面帶路，準備打戰，由新同志和女同志抬起傷員，背誦着毛主席的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信心百倍，踏上歸途。

夜行軍敵情又不允許開手電筒，摸黑前進，當然吃力。不過，當同志們看到傷員傷口疼痛，流血不少，紛紛安慰他的時候，他却反而訴起同志的心情，鼓勵大家繼續前進。就這樣，在困難面前，同志們情緒高漲，鬥志昂揚，經歷了千辛萬苦，走了一個通宵，第二天中午，終於安全回到了部隊。

狡猾的敵人，其實也極為愚蠢。他們用密蓋的紅十字車搬運死傷的士兵，又用直昇機運載死傷的軍官，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可以瞞過群衆的耳目，遮蓋自己的慘敗。這正是弄巧反拙，叫做欲蓋彌彰。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經歷了這麼長的戰火紛飛的年代，同自己的子弟兵一道經歷了這麼多的出生入死的鬥爭，不但鬥志更為堅強，而且經驗也更為豐富了。他們一看到直

曼拉扎克李光耀集團的反動統治，大大地鼓舞革命人民的鬥志，為更加廣泛發展人民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不斷取得勝利的事實，有力地証明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一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

馬來亞革命鬥爭的大好形勢，是馬來亞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定不移地領導全國人民，長期堅持武裝鬥爭的結果。馬來亞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在長期、艱苦的鬥爭中，深深地認識到，面對着兇惡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他們只有拿起槍桿子，進行人民戰爭，才能够推翻反動的法西斯統治；也只有砸碎反動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的政權，才能贏得人民的解放。他們看穿了帝、修、反所鼓吹的什麼“議會民主”

昇飛機和紅十字車忙忙碌碌的來去，就知道敵人吃了可恥的敗仗，於是男女老少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並且，當晚就紛紛寫慰問信和祝賀信寄給部隊，表示他們無限的喜悅和忠心的敬意。

敵人被打痛了，自然死不甘心，要做這樣那樣的掙扎。他們一方面多路進軍，在茫茫的森林里，作大海撈針一般的搜索；另一方面就吹吹擂擂說什麼，發現了解放軍，正派兵去包圍。敵人自欺欺人，一派胡言。同志們置之一笑。

環境更為動盪、更為惡劣，同志們也毫不放在心上，他們念念不忘抓住不放的只是發揮連續戰鬥的傳統作風，更堅決、更頑強地去完成黨所交給他們的還沒有完成的任務。

隔不了幾天我們的這個英勇的小隊，又打起背包，擦亮槍桿，胸前懷着紅色寶書——毛主席語錄，迎着從森林的濃枝密葉間透露的東升的太陽的紅光，踏上征途。他們個個鬥志昂揚，意氣風發，高山擋不住他們的去路，大河攔不住他們的前進。他們懷着勝利的信心，在前進的道路上，邁開了堅強的大步。



“和平過渡”等謬論，認定它只不過是用來麻醉人民，破壞武裝鬥爭的陰險騙局。

當前，馬來亞人民革命的武裝鬥爭，正沿着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蓬勃發展。人民戰爭的熊熊烈火在馬來亞的土地上，越燒越旺。

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軍，十分注意做深入細緻的發動群衆工作。深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的馬來亞各族人民，在武裝鬥爭的實踐中，日益覺醒起來，他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民群衆拿起了武器，參加了自己的子弟兵。人民積極地擁護和支持軍隊，軍隊緊密地團結和依靠人民，軍民之間，建立了魚水般的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于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

我們堅信：英雄的馬來亞各族革命人民和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衆，高舉武裝鬥爭的大旗，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力量，堅持戰鬥下去，就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戰鬥吧！英雄的馬來亞人民，我們七億中國人民堅決支持你們的正義鬥爭！勝利一定屬於堅持武裝鬥爭的馬來亞人民。

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必勝！

(接第二版)

偽“人民信託局”，也辦了一間只收馬來學生的技術學院，這是為發展馬來官僚資本服務的一所學院。它替馬來官僚資本所控制的企業訓練技術人員。此外，他們以馬來沙文主義思想毒害馬來青年，妄圖把他們變成馬來官僚資本的馴服的工具。

偽“人民信託局”短短五年的歷史，就是馬來官僚資本壓迫各族工商業者，殘酷剝削各族工人的罪惡的歷史。

各族中小商業者，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團結起來，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展開鬥爭，徹底砸爛官僚資本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共和國，才能擺脫他們的壓迫，才有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出路！



老撾愛國軍民猛展攻勢 收復查爾平原川廣等許多地區

據巴特寮報導，老撾愛國軍民最近在戰鬥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殲滅了大量敵人，收復了整個查爾平原川廣地區，和蒙綏富溪特山地區。

老撾愛國軍民的這個巨大的勝利，給了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一個沉重的打擊，大大地鼓勵了老撾愛國軍民的鬥志。

從去年八月以來，美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擴大侵略老撾的戰爭，派遣萬象走狗軍隊，和幾千名泰國幫兇軍，在美國各種飛機的配合下，向查爾平原川廣解放區發動了大

規模的長期進攻，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實行燒光、殺光、毀光的三光政策。許多人民被殺害，幾千人被關進集中營。

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的滔天罪行，更加激起了老撾愛國軍民對

敵人的深仇大恨，他們下定決心，狠狠打擊敵人。從去年八月以來，川廣省愛國軍民一共殲滅了五千多個敵人，收復了許多重要的據點。最近川廣省愛國軍民又發動了大規模的連續攻勢，在各地打擊敵人，使敵人遭到嚴重的損失，各地的殘敵都逃竄到查爾平原機場和川廣市附近。

查爾平原川廣地區的老撾愛國軍民，在二月十日到廿四日的戰鬥中，打死打傷和俘虜敵軍一千多名，並且重創敵軍五個營，收復了整個查爾平原川廣地區，和蒙綏富溪特山地區。

泰國愛國軍民在全國各地 猛攻猛打 成績輝煌

據泰國“人民之聲”廣播電台一日廣播，今年以來，英勇的泰國愛國軍民在泰國各地頻繁襲擊敵人的戰鬥中，取得巨大的勝利。

電台說：據不完全統計，從一月初到二月中旬，泰國各地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同美國他儂集團的反動軍警戰鬥大約九十次，消滅敵人一百二十多名，打傷敵人直昇飛機多架，打毀敵人軍車多輛。

電台說：在這期間，愛國軍民還在北部干川吉府，開闢了新戰區

，此外，泰國人民解放軍還極其廣泛地開展群衆工作，宣傳動員、組織和武裝群衆，幫助群衆建立人民革命政權，同時，人民解放軍還同群衆一起嚴懲一批美國他儂集團的暗探和反動地方官吏。

泰國“人民之聲”電台指出：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的勝利，極大地鼓勵了泰國全國人民的鬥志，推動了泰國的革命形勢，更加迅速地向前發展。

羣衆鬥爭 浪濤澎湃 數千名菲律賓人民再舉行反美鬥爭

數千名菲律賓學生，不顧反動當局的阻撓和武裝鎮壓，二月廿六日，再一次舉行了反美集會和示威遊行。學生們在集會上憤怒聲討了美帝肆意殘踏菲律賓主權，和美國侵略兵槍殺菲律賓工人、青少年的滔天罪行。

會後，學生們到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前舉行示威，他們高呼“美國佬滾回去！”菲律賓反動當局出

動四千多名武裝軍警，到美國大使館周圍阻截，當學生遊行隊伍到來時，軍警對示威學生進行瘋狂襲擊，三十多名學生被打傷。但是，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並沒有把學生們嚇倒，示威者懷着對美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英勇地同反動軍警展開了大搏鬥，多次向美國大使館沖擊，用石塊燃燒瓶和土製炸彈等襲擊美國大使館。

牛津大學學生，廿三日舉行了集會，支持日里科大學學生的鬥爭，一部份學生前往大學的行政樓去查抄詳細記載學生政治活動的祕密檔案。另外一部份學生舉行了遊行示威，並且同前去鎮壓的警察展開了激烈搏鬥。廿四日學生們冲破了大學總部的大門，佔領了行政辦公室，勒令當局交出祕密檔案。

曼徹斯特大學科技學院的一批學生，廿日襲擊了大學註冊主任辦公室，從他的文件中查獲了幾十份祕密材料。

倫敦的西本工藝學院幾千學生十九日舉行了群衆集會，要求享有管理學校的權力。

美加洲聖巴拉市青年 抗議反動派鎮壓人民

美國加利福尼亞洲聖巴拉市一千五百多名青年，廿四日、廿五日接連兩天舉行示威，強烈抗議美國反動統治集團鎮壓美國人民的法西斯罪行。

聖巴拉市青年，廿五日舉行示威的時候，同前去鎮壓的反動警察展開了激烈的搏鬥，示威青年還放火燒掉了一輛警車。當地反動當局不斷地驚呼“局勢已經完全無法控制”。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反動政客李根，已經宣布聖巴拉市處於最緊急狀態。

砂人民武裝大展游擊戰 又伏擊敵人一支巡邏隊

砂勞越人民武裝力量，最近在成功地襲擊了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的一個海軍基地以後，十二月廿五日，又英勇地襲擊了傀儡集團的一支巡邏隊。據本地報紙報導，二月廿五日黃昏，當傀儡集團保安部隊的一支巡邏隊坐着軍車開往砂勞越第三省直里街附近，企圖鎮壓當地群衆的時候，遭到了砂勞越人民武裝力量的猛烈襲擊，激戰將近半小時，人民武裝力量在取得戰鬥勝利以後，安全轉移。

報導說：在砂勞越人民武裝力

量的沉重打擊下，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十分驚慌，到二月廿六日宣布，在砂勞越第一省和第三省的大片地區（其中包括首府古晉在內）實施廿四小時的無限期戒嚴，瘋狂的對砂勞越人民進行法西斯軍事鎮壓。



打虎英雄



尼克松的所謂和平新戰略 挽救不了美帝加速走向滅亡的命運

新華社 報道

美帝頭目尼克松二月十三日向全國提出了一個對外政策“報告”，題目是“七十年代的美國對外政策，爭取和平的新戰略”。

尼克松的這個“報告”，是美帝國主義處在侵略政策全面潰敗的記錄，是美帝國主義虛弱衰敗，急劇沒落的自我暴露，是他走投無路，妄圖進一步玩弄反革命兩手策略的又一篇無可奈何的自供狀。

在這個洋洋數萬言的“報告”中，尼克松為他所謂“爭取和平”的新戰略，提出了三個原則，打出了一面破旗。三個原則是：“伙伴關係”、“實力”、“談判”。其實就是，以實力地位為基礎，繼續行推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並且加緊同社會帝國主義的勾結和爭奪。通過建立所謂“伙伴關係”來控制它的盟國，並要盟國為美帝的軍事侵略分擔責任，和火中取栗；以“談判”掩飾美帝的侵略和擴張陰謀，在這三個原則外面，還裹着一面破爛不堪的“和平”破旗。

尼克松大言不談地吹捧為“尼克松主義”的東西，實際上是尼克松為陷入政治、經濟、軍事全面危機之中，病入膏肓的美帝國主義，開出一方注定要失敗的“處方”。尼克松這一“處方”，充份反應了美帝紙老虎的虛弱本質，表明了他在推行反革命全球戰略中，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的境地。他在報告里懷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美帝囂張一時的景況時，苦心孤脂、無限感慨。他不得不承認，現在世界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廿多年來，美國不得不把精力用來對付終而復始、一再發生的危機，在“控制我們的朋友和永遠孤立我們的敵人這樣徒勞無益的努力中耗盡物質和精神上的力量。”

同時，美國在西歐盟國和日本，却恢復了經濟力量，加強了與美帝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亞非拉一大批國家走上了獨立的道路，形成日愈增長的獨立力量，美帝的核壘斷也破產了。

尼克松所留念的美帝的黃金時代，不過是戰後曇花一現的暫時現象。自從五十年代初期，侵朝戰爭一場慘敗，美帝就從它的頂峰，迅速跌落下來。六十年代侵越戰爭，又把它碰得頭破血流，大大加劇了國內外的各種危機。亞、非、拉革命武裝鬥爭和反帝鬥爭蓬勃發展，西歐、北美、大洋洲人民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使美帝更加窮於應付，惶惶不可終日。美帝對盟國的指揮棒也越來越不靈，陷入衆叛親離、空前孤立的境地。在國內，財政金融危機日益加深，通貨膨脹惡性發展，美元地位風雨飄搖，經濟危機

日益嚴重，社會制度千瘡百孔，國內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尼克松自己承認，美國通貨膨脹的程度和社會動盪的規模，都是一百年來最大的，美帝處在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它的財政和經濟力量已不能使它用不限制的手段，去實現它的一切侵略目標，一句話，美帝國主義急劇沒落了，紙老虎被戳得全身都是窟窿。尼克松自己也哀歎，要像過去那樣繼續施展文配性的影響，就會是自取失敗。因此，他不得不更多地使用政治欺騙的一手，來掩蓋美帝軍事侵略和擴張的野心。這就是尼克松“爭取和平”的新戰略的實質。

尼克松的“報告”表明，盡管美帝已經日薄西山，他決不放棄在全世界的侵略野心，還要作垂死的掙扎。他聲嘶力竭的叫喊：美帝決不打算從世界上撤退，還要保持目前駐歐美軍人數，仍將介入亞洲，並且通過越南化計劃，強化侵越戰爭。不但如此，他還要加緊干涉中東，滲透非洲，進一步奴役拉美，“履行”美國的一切侵略性的條約“義務”。由於美帝國主義虛弱衰敗，力不從心，尼克松表示，美帝要在歐洲取用西德復仇主義者作為他在西歐爭霸的打手，和對東歐進行顛覆的工具，在亞洲要取用日本軍國主義，讓它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說什麼“日本和我們的伙伴關係，將是‘尼克松主義’能否在亞洲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問題”。

這就是說，美帝要大力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配合美帝鎮壓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剝削和侵略亞洲獨立國家，進行反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勾當。這應當引起亞洲各國人民的高度警惕。

面對着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擴張尼克松在“報告”里表示，美帝要加緊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爭奪和勾結。他說，從他上台以後，美帝和蘇修在相互勾結方面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但是，他強調美蘇之間的全面關係，“仍然遠不能令人滿意”。他還說：在中東問題上，蘇修要在那個地區奪取一種會增加大國鬥爭可能性的地位，來與美帝加劇爭奪。在東歐，尼克松要蘇修改善有關柏林的局勢，要蘇修同東歐的關係正常化。

尼克松毫不掩飾美帝向東歐進

行滲透，與蘇修爭奪東歐的野心，他公開表示美帝要保持“足以同蘇聯在東歐的強大軍事地位相抗衡的介入程度”。並且要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展開更加瘋狂的核擴軍競賽，以免失去美帝核領先的地位。

尼克松在“報告”里，不得不承認，中國力量的增長和國際影響的巨大。對中國獲得核武器，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表示憂心忡忡。他一面虛偽的說什麼“要同中國改善關係”，一面又公然表示，要保持對台灣蔣匪幫的條約義務，這就進一步暴露了美帝陰謀長期霸佔我國神聖領土台灣的侵略本性，暴露了美帝推行兩個中國的罪惡陰謀，同時也暴露了美帝紙老虎的虛弱本質。

尼克松在“報告”里左一個“和平”，右一個“和平”，說什麼“和平”這個詞彙，是最過度使用和被濫用的字眼。”可是，濫用“和平”字眼的，恰恰是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說穿了，實際上，尼克松嘴里的“和平”，就是美帝霸佔世界的“和平”，就是美帝鎮壓各國人民革命鬥爭，肆意掠奪和屠殺各國人民的“和平”，就是要他的盟國繼續聽他的擺布，要僕從國繼續遭受奴役的“和平”，就是美帝蘇修又勾結又爭奪，爭霸世界的“和平”。

十分可笑又可悲的是，尼克松竟然自己出來為他的這個“報告”自吹自擂，洋洋自得的說什麼這個“報告”“具有歷史意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水嶺”等等，好像尼克松真的為病入膏肓的美帝國主義，找到了什麼靈丹妙藥。但是，與他的自我吹噓相反，連西方的報刊反映也十分冷淡，他們冷嘲熱諷的挖苦說：“這個報告空洞無物，沒有談到什麼新東西和具體分析，西方報刊評論還指出：美國對外政策，總的來說並未改變，其本質仍然是‘實力外交’，唯一有意義的是，這個‘報告’宣告了戰後美國佔統治地位的時代結束。一天天爛下去的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地位，是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尼克松主義”的出籠，正是急劇沒落、走投無路的美帝國主義者陷入極大的苦悶中的反映，“尼克松主義”不過是杜魯門主義、愛森豪威爾主義等形形色色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主義，在新的條件下（轉入第十二版）



合茂錫礦工友抗議 反動派逮捕和迫害礦工

在今年二月九日凌晨，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派遣大批特務走狗竄到合茂錫礦場的負責人的住屋進行蠻橫無理的搜查，並且狂妄地追捕該錫礦場在柔佛州的多位工友。對此，錫礦場工友向反動派進行了堅決的反對和鬥爭。

最近，反動派又一次向合茂錫礦場負責人加緊迫害。二月廿一日，反動派動用了許多特務走狗，在李光耀傀儡集團的緊密配合下，在星島武吉知馬無理地逮捕了該錫礦場的負責人。

全體錫礦場工友對於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集團陰謀勾結，逮捕他們的負責人以及破壞他們的鬥爭的罪行，給了堅決的暴露和譴責。

又訊，於今年一月廿九日被反動派逮捕的錫礦工友遭到野蠻惡毒的迫害。反動派對他們進行單獨關禁、精神虐待、凍冷氣房、嚴刑拷打。還強迫獄中工友吃粗劣的食物，強迫睡在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並且剝奪他們的閱報和會見其家屬的應有權利。不但如此，反動派還對他們施行血腥的毒害和無恥的利誘，妄圖迫使他們屈膝投降，出賣工人和人民的利益。

所有這些野蠻無理的迫害，合茂錫礦場的工友們除了向反動派提出強烈的抗議、嚴厲的譴責，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他們之外；還堅定地開展反迫害鬥爭，並且號召馬來亞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決反對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法西斯一般地迫害獄中工友的暴行，堅決反對傀儡的黑暗統治，爭取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翻身解放。

K.K.奈爾同志遭害病甚嚴重，顧合利同志為反對敵人迫害進行罷食鬥爭

在最近一個時期以來，K.K.奈爾同志由於長時間遭受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野蠻、血腥的法西斯迫害，所以精神和肉體遭受嚴重損傷。

去年十二月間，K.K.奈爾同志精神陷於混亂狀態。因此，獄中同志遂把K.K.奈爾的病情告知醫生。但是，反動派却把K.K.奈爾同志帶往E座進行關禁。獄中同志三番四次要求把K.K.奈爾同

變相開除扑滅不了學生的正義鬥爭

馬來亞柔佛州新山市英校革命學生，最近發表文章，嚴厲譴責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對S.D.J.學生的政治迫害，號召全體學生緊密團結，加強鬥爭。

文章指出，S.D.J.學生，在“華文學會”的領導下，反對反動校方變相取消F2、F4、F5華文課，要求把華文課列入課程表內，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增聘各民族語文教師是完全合理的。S.D.J.反動校方非但拒絕學生們的合理要求，反而採取鎮壓手段，封閉“華文學會”，無理開除七名學生，四處恐嚇家長，這種作法是可恥的。

文章說：二月十日，革命學生在S.D.J.校內開展寫標語、貼大字報、發傳單的鬥爭，有效地給反動校方以反擊，教育了廣大人民群衆。這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群衆鬥爭路線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文章揭露，傀儡政權爲了壓制鬥爭，一再派遣特務威逼家長要他們帶孩子（即被令停止學籍學生）到學校承認所謂“錯誤”，但在S.D.J.革命學生和家長的堅決抵制下，這惡毒陰謀終歸可恥失敗。這同時，傀儡政權開動一切國家宣傳機器，歪曲和污蔑學生的正義鬥爭，封鎖學生的正義呼聲，妄圖模糊人民的視線，爲它的進一步迫害製造輿論。

文章嚴厲譴責本地各資產階級報章，充當反動政權的應聲蟲，配合着製造反革命、誤導誤聽的言論。他們非但不傳達學生們在記者訪談時的談話，反而作了惡毒的、完全違背學生原意的，充滿歪曲和污

志送往醫院，進行治療，可是，獄方無視同志們的要求。後來，K.K.奈爾又被獄方調回R.B.座。

今年二月間，K.K.奈爾同志舊病發作，獄中同志再度要求醫生必須給予治療，後來，K.K.奈爾同志遂被獄方送往板橋醫院檢查，但是不久，他却被院方認爲“正常”調回R.B.座，過後，他的病情更日愈嚴重化。

K.K.奈爾同志，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對政治被扣者進行政治迫害的一位受害者，他是李光耀傀儡政權野蠻對政治被扣者施行長期監禁、長期迫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反動派必須負起造成這種嚴重後果的全部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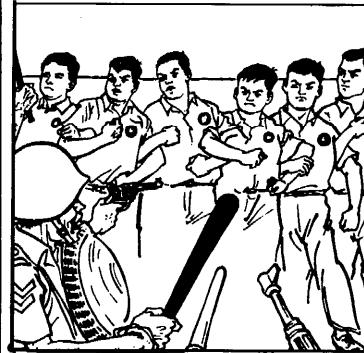
又訊，顧合利同志於二月十九日，被反動派強硬移至中央警署進行法西斯迫害。爲抗議反動派的無理迫害，顧合利同志已經進行了堅決的罷食鬥爭。

反動派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

的“報導”，無恥詆毀學生們的正義鬥爭。

文章還指出：這次S.D.J.學生正義鬥爭的經驗表明，教育問題，歸根結底，是社會問題，是政權問題。各族教育要得到健全的發展，學生要爭取得切身利益，要消滅學校機關中的貪污腐敗現象、要徹底粉碎奴化教育制度，必須團結起來、開展鬥爭、打倒反動政權，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人民（包括學生）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痛苦，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文章最後號召，全國學生團結起來，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永遠跟着頂天立地的馬來亞共產黨，粉碎長期以來壓迫學生的奴化教育制度，大造美英帝國主義及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反，爲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奮鬥到底。



(接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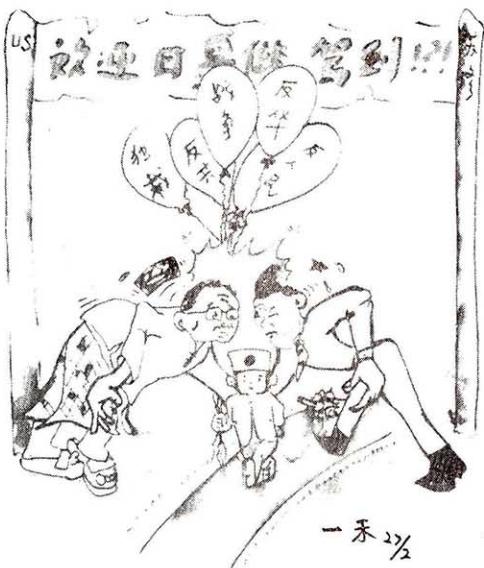
反動措施，也是李光耀傀儡集團賣國求榮的吸血“法令”和反動措施。這種公然的反對人民，親大地主、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財團的法令和措施的付諸實施，再一次地赤裸裸地暴露了李光耀傀儡集團是馬來亞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是極其可恥的賣國集團！

過去，林有福傀儡集團出賣過聖誕島給澳洲，如今又有李光耀傀儡集團出賣新加坡島與美、日等反動派。我們馬來亞人民一定要牢記這件可恥事情，並奮起鬥爭，推翻他們。

(接第十一版)

和新的形式下的變種。它更加反應了白宮主子們一代不如一代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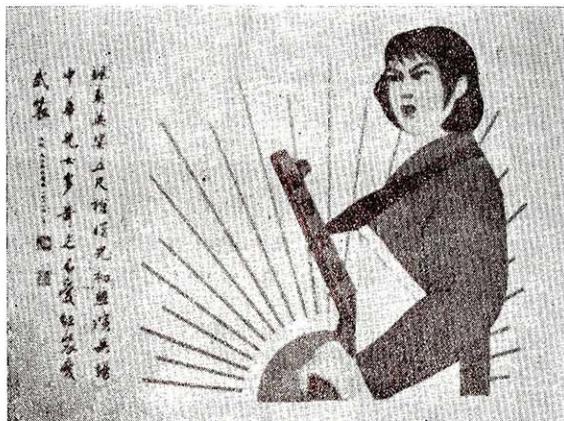
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不管美帝拋出什麼“主義”，改換什麼招牌，都絕不能挽救他走向徹底滅亡的命運。



狼狽為奸
一禾



平何 謀陰新華反的修蘇穿揭



女民兵（香港羣衆美展作品）
一禾



鷹山紅 燭殘前風

堅決支持亞非人民反美鬥爭

柬埔寨 林子凌

（亞非優秀反帝漫畫選）



紙 剪 無 級

中國香港剪紙組畫



笑 雄 譜

